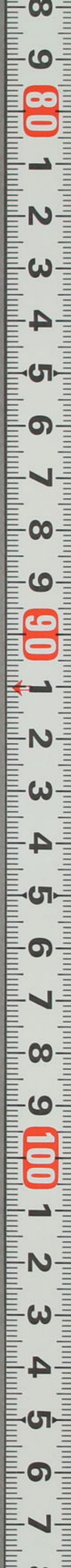




文尚書勤王師

下



口七
1228
34



古文尚書勤王師卷下

武藏山本信有著

男

信謹

門人

石井 耕同校
芳川 逸

漢書儒林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
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
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
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大
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延黜
其書

古文尚書勤王師卷之下

漢書儒林傳

附古文尚書冤詞曰孔疏謂前漢諸儒但知孔本有五十八篇而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二十四以足鄭注三十四篇之數為五十八篇其所偽增二十四篇者即鄭注書序自舜典汨作九共以至旅獒同命二十四篇若又稱十六篇則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為十六篇其說鑿鑿按漢傳但言成帝時有百兩篇之說成帝因以百兩求張霸即以百兩徵未聞帝以二十四篇求霸以二十四篇徵也且霸所應徵之書明言分析合二十九篇作數十篇又采左氏傳并書序作首尾凡百二篇

則其數明是一百有二篇而其文則大約取之書序尤傳及尚書二十九篇之中何曾就鄭注多寡為之增益况偽造二十四篇祇足得五十八篇之數其于百兩何居及究其所誤則鄭注三十四篇與偽增二十四篇皆杜林漆書古文非孔古文也穎達不曉漆書作此不通語而世無通人解之夫以張霸西漢成帝朝人乃能偽造二十四篇以足東漢鄭康成註書不足之數則其人已在夢中而世復信之所謂舉世夢夢非耶

附古文尚書疏証云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

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秘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為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為張霸之徒所偽造不知張霸所偽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百兩篇不見于藝文志而止附見儒林傳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云云曾謂馬鄭諸大儒

而信此等偽書哉今張霸書已不傳而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見耶又云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為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為矛盾然揣其意如作太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左傳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蓋作偽書者不能張空拳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存故必依托往籍以為之主摸擬聲口以為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

于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從措手邪此其避難就易雖自出於矛盾而有所不恤也嗚呼百世而下猶可以洞見其肺腑作偽者亦奚益哉

附尚書後辨云穎達作疏之時勢固斷不能廢五十八篇之偽孔氏而用三十四篇之鄭氏矣然鄭學猶未絕也至宋則絕矣假令穎達作疏于彼增多篇目竟置不論予輩生千余年之後又何從而考之猶幸

此篇目即從穎達口中吐露耶其一舉而歸之張霸實辭之遁而窮者乃宋元明諸儒培擊偽孔氏者甚多皆非無識而獨于此一節大闕目竟為穎達妄談所欺所以辨其偽者不過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皆不能得真古文要領者也夫鄭所述二十四篇即劉歆班固賈逵馬融之所謂十六篇此正安國所得壁內真古文自東晉之二十五篇行而乃以二十四篇歸之張霸是信其所可疑而疑其所可信豈知劉歆在成哀間領校秘書班固在顯宗時典其職于十六篇皆親見其文而載之鄭折九共

爲九故二十四若張霸所偽造乃百兩篇且以乖秘
書見點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書而爲真古文
可決也鄭二十四篇爲真則東晉二十五篇爲偽亦
可決也穎達之言未極易辨而宋元明諸儒皆不之
察何哉

按毛西河非孔疏云張霸西漢人乃能偽造二十
四篇以是東漢鄭康成註書不足之數乎是未細
讀孔疏也孔疏謂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外偽造
尚書二十四篇以是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
言張霸之徒未曾言張霸偽造二十四篇也漢成

帝時張霸者偽造百兩篇雖兒童皆能知之孔穎
達博洽豈不知張霸西漢人鄭玄東漢人乎蓋孔
氏意以爲張霸西漢人則偽造百兩篇者也故云
當時好爲偽造如張霸之徒者有之而偽造二十
四篇以是鄭注三十四篇不言張霸而言張霸之
徒西河不讀之徒二字直屬之張霸不亦誤乎王
鳴盛不學淺見大言高聲詆孔氏曰孔氏妄談以
二十四篇歸之張霸孔氏於地下聞之則當冷笑
耳

又按張霸百兩篇雖偽書其體裁分析合今文二

十九篇作數十篇又采左氏傳并尚書序作首尾則非自其臆取成之也必無甚害於學者故當時有勸天子存之者博士亦不甚非之故無大爭者若微樊竝謀反事則當存在於今日焉至偽書二十四篇則野謂汨作九共之類亡逸已久矣世莫知記何事又不見古書中引其一言一句唯伏生之徒所著尚書大傳僅引九共中一句蓋作偽者添入之為其地亦不可知也且大傳為書攬入固多難取信焉偽造者使其無知之者架空妄作縱假能巧湊合多十六篇之數又合漢書五十七篇

之數又合四十六卷之數大亂真可醜甚矣然本以無為有終不能欺識者具眼也且二十四篇亦西漢人偽造孔疏為是鄭注三十四篇誤矣既屬西漢人偽造則又從張霸百兩篇中抄出以合多十六篇亦不可知也

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王充論衡云伏生二十八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孔疏云論衡曰泰誓掘地所得按此論衡無此文

又後漢史云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

宣帝太和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

隋經籍志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

一篇獻之

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

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

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

王肅諸儒皆疑之馬云泰誓後得○王云泰誓附尚書後辭云李顥于真古文太誓引安國注見太

疏據此則顥似曾見真孔傳矣然孔果有傳漢魏諸儒何無一言及之直至隋經籍志方有此語李顥所引殊不可解且顥東晉人其時若有真孔傳今偽本豈能行世斯言應從抹掇

孔疏云伏生今文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

四按王應麟曰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

三家所傳及蔡邕石經是也去泰誓猶有三十一史記及儒林傳皆

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

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

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

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秦誓出後後人如增此語按王充論衡及後漢史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

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秦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文秦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秦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附尚書寬詞云按此皆無據之言祇因漢世今文盛行必欲曲護其去此秦誓之故而終無實據及東漢儒者造為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孝經易說卦傳及秦

摎三篇而又不檢點天下無各經所逸同聚一處以待人之得之者况泰摎在武帝時早已盛行董仲舒對策已有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諸語而史遷作周本紀直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皆為泰摎文豈有武帝朝久用之文而在宣帝太和按恐本年始出之者此夢中語也且此止一篇無三篇也惟二十九篇去一篇故二十八宿若去三篇則二十六宿矣何粗疎乃尔又云釋文謂泰摎本非伏書司馬遷在武帝之

世見泰摎之出而得行因入于伏生所傳之內孔氏正義說亦同此尤荒唐矣以伏書本無之書豈可妄為攙入而不畏世譏者且伏書係孝文掌故錄入官府之書又武帝時特立五經博士以肆業之開弟子員勸以官祿即一句一字皆不敢議而謂太史令可妄攙一篇此皆無學人所言陸德明陋劣其為此言無足怪不謂孔氏襲陋亦復引之入正義內真可笑也且此本伏書原不必為回護者伏生自作大傳乃直用其語如云八百諸侯俱至孟津有白魚入王舟云云是明明伏書何必曲諱馬融辨此篇有曰今文

秦誓都無此語直加以今文之名何等明快若王肅云古文秦誓伐紂時事聖人取以為尚書此指今文秦誓觀兵時事當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雖調停之言然其稱之為今文則猶一轍耳

附尚書後辨云疏引別錄言武帝末得秦誓文選注引七畧同但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對策即引秦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我司馬相如死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是此篇出于武帝之前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者大謬即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况伏生大傳已有

之可見史記云伏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即有秦誓且不特此也婁敬說高祖已用其語怨秦誓之出尚在伏生之前盖此篇人間流傳已久不由伏孔而得反啓後人紛紛之疑要之鄭六藝論云民間得秦誓者豈疑之耶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正受之孔者穎達據晚晉偽本反誣彼為張霸作冤哉

附古文尚書疏証云偽秦誓三篇或云宣帝時得或云武帝時得皆非也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即引偽秦誓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

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則知此書出武帝之前決矣或
 武帝時方立於學官故曰武帝時得亦未可知東漢
 馬融始竊疑之云秦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稽其
 事頗涉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春秋引秦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秦誓云朕夢協朕卜襲
 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秦誓曰獨
 夫受禮記引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秦誓皆
 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秦誓者甚

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融之言
 如此姚際恒立方曰融此言本辨偽逮東晉元帝時
 梅賾忽獻古文尚書有秦誓三篇凡馬融所疑不在
 者悉在焉人烏得不信以為真而不知其偽之愈不
 可掩也何也馬融明言書傳所引秦誓甚多弗復悉
 記畧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於此五事也而偽作古
 文者不能博極群書止據馬融之所及而不據馬融
 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
 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見淫
 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詩書完好未遭秦燬且其書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余嘗謂作偽書者譬如說謊雖極意弥縫宛轉可聽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綻來者其此書之謂乎或問偽泰誓三篇唐世僅存而宋史藝文志已無馬融鄭康成王肅所注尚書是偽泰誓已不傳蔡沈謂其亦知剽竊經傳所引蔡何從而知之乎余曰以今度之蓋可知也如趙岐註孟子于天視自我民視云泰誓尚書篇名于我武惟揚云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與今泰誓不同則偽

泰誓所剽竊有天視自我民視二語而無我武惟揚五語可知矣杜預註左氏于成二年傳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云太誓周書於襄三十一年傳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云今尚書太誓無此文於昭二十四年傳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云今太誓無此語則偽太誓所剽竊有商兆民離二語而無民之所欲紂有億兆夷人六語可知矣然晚出之古文除馬融所舉五事外亦知剽竊紂有億兆夷人即於墨子亦知剽竊文王如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亦知剽

竊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
吾民有命無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亦知剽竊
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
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
周受之大帝獨未及引小人見姦巧之言遂為逗漏
然亦幸而有此逗漏矣 或又問說苑臣術篇引太
誓云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
勸善黜惡也與武帝紀所載有司奏議語正同劉向

親校古文秘典其引太誓得毋即真安國書乎余曰
非也安國得多二十四篇原無太誓故偽太誓在當
時亦存而不廢至馬融王肅始覺其偽耳愚嘗笑偽
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為之補綴不當別
立名目自為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
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左傳所
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以
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蓋作偽
書者不能張空拳冒白刃而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
必依托往籍以為之主摹擬聲口以為之役而後足

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於魏晉之間去康成未
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
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
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從措手耶此其避難就
易雖自出於矛盾而有所不恤也嗚呼百世而下猶
可以洞見其肺肝作偽者亦何益哉按鄭端簡曉
亦疑古文泰誓謂偽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
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
以竄入之以圖取信於人乎其見與余合嘗謂此即
偽作鵠冠子也柳宗元辨之曰人以賈誼鵠賦盡出

鵠冠子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鵠賦以充入之
非誼有取於鵠冠子決也故非孟子有取於今古文
泰誓亦決也從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
人引後非後人引前聊為點破正可一笑

按劉向者西漢大儒也其別錄言泰誓始出武帝
時是實錄也當時董仲舒對策司馬相如封禪書
皆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即此本也先是漢初婁
敬說高祖用太誓語者史家修辭非是時有太誓
也伏生初所得壁中實二十八篇無泰誓其徒歐
陽夏侯等得武帝時所出泰誓而不知其偽攬入

古文尚書卷之十
伏生本中為二十九篇教授之號曰今文尚書不
別分焉故史遷誤以為二十九篇皆伏生書史記
儒林傳所謂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漢書依史記故其儒林傳藝文志皆云得二十
九篇當時儒生多為伏生本元有大誓孔安國得
壁中古文始知今文中泰誓之偽除去之以真太
誓易之二十九篇之名則不動然其實則今文二
十八篇耳武帝時太常孔臧與安國書云二十八
篇取象二十八宿論衡云伏生二十八篇河內女
子得一篇益之二十九篇始定矣隋志伏生口授

二十八篇孔安國所分為三十三篇止二十八篇
焉二十五篇中有真泰誓取以易偽泰誓真古文
三十三篇中加三篇二十五為二十二準二十八
篇一序一篇例則多十六篇二十八篇今文古文
篇名相同至字句必當大同小異非偽書二十四
篇之類也今文雖今存在不必拋棄宜存而置焉
其古文今文異者專門家所傳各有別本今古之
外猶尚可有異本歐陽諸儒所以信偽泰誓而攙
入伏本當時人所以不敢致疑職之由非孔壁真
太誓出則孰能辨其偽然姚際恒閻百詩等強以

真者為偽曰孔壁太誓馬融疑不在者悉在馬人信而真之不知其偽之愈不可掩也馬明云書傳所引泰誓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明之非謂盡於此五事也而偽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群書止據馬所及未據馬所不及殊不知孔壁太誓及馬未及者不少左傳成二年傳泰誓云商兆民離周十人同昭二十四年傳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孟子云天視自我民視墨子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等皆孔壁古文有之至墨子所引太誓云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

罪鈞之句無之則古太誓異本有之歟不然則今孔壁本脫之耳欲以無之証其偽豈非以微瑕棄良玉乎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繆漢書楚元王傳云劉歆書孔子修易序書

漢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

經義考曰隋經籍志云孔子刪書別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按隋志無此文

孔疏云書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百篇凡有

六十三序 又云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

二程全書云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

董銖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班固言書之所起遠矣孔子為之序今玩其語意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以上小序為孔子所作

尚書全解云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

經義考云按朱子疑詩小序而并疑書小序疑孔安國

所傳之古文而并疑古文之有小序然百篇之序實自漢有之竊謂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

以上小序為史官所作

朱子曰書序起即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

朱子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伏生時無此文且其文甚弱亦不是先漢文字只似後漢末人

金仁山曰前漢書言張霸采左傳書序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衛宏之云朱子嘗引之以証詩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摭且有偽書何況

書序之類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其為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序可知也陳櫟曰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畧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

以上小序為經師所作非夫子作

毛西河云小序則漢志明云孔子刪書百篇而為之序

即賈馬鄭三人亦皆云小序孔子所作今雖不定為孔子然與書同出孔壁則真正舊本非復後人可偽為者况經義考云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既達書名則自當有序達作者之意此固古文百篇一弁冕也今鑿言非先漢文字文體甚弱只是後漢末人所為此必曾見馬鄭二人有書序註而二人皆東漢末人故以為言而不知司馬遷作史記時已曾收其文入夏殷周三本紀中遷正是先漢人且其文亦不甚弱伏生時雖無此然遷曾問詁安國家則恰從孔門得之村父穿青嬰處處失眼故吾謂吳棫蔡沈吳澄郝敬輩專以文體平儉詞

旨厚薄定時代先後此真盲人瞎馬之論大不足道祇
史記亦尋常書何以都不一觀多此饒舌為可嘆耳今
考史記本紀有五子之歌胤征湯征女鳩女方典寶湯
誥沃丁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歸禾嘉禾召誥洛誥多士
多方周官賄息慎之命諸篇皆襲用書序無更改者請
善識文體者一再讀之

朱竹垞云按書小序西漢孝武帝時當即有之此史公
据以作夏殷周本紀若孔壁古文尚書漢魏西晉諸儒
均未之見而馬融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
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証保傅而百篇之序次第與孔不

同見於正義許謙亦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
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
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傳同時而出也

閻若璩曰百篇序謂之小序伏生時猶未得小序盤庚
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顧命孔安國始據以序古文
書兩漢諸儒並以為孔子作故寧屈經以從序而不顧
其說之不可通有宋諸儒出始力排之排之誠是也朱
子謂是周秦間低手人所作朱子謂書序不是前漢
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屬特見蓋非周秦間不能備知百篇之名非低手人亦
不應說之如是庸且妄也余獨愛百篇名目確然可信

何則壁中書出除錯亂摩滅及偽太誓凡得五十五篇
無一篇名溢於序之外者則可証小序所載諸目為無
遺漏朱子亦嘗合為一篇以附卷末但仍梅氏之舊本
而未悉復賈逵鄭康成之次第猶未古余故釐次之於
左云云

以上小序雖難定何人作然西漢武帝時有之
說

按朱子謂小序東漢末人偽作然司馬子長史記
伏生尚書大傳等引小序則漢武以前有之其証
歷然其誤不攻而破朱子既云文體甚弱非西漢

人文間知其不可通而改其說為周秦間低手人
所作殊不知周秦低手人文有似此者乎史遷者
文中聖也豈採用低手人偽作於其史中乎若言
史遷亦低手人則漢代誰有巧手也間又謂小序
庸且妄蓋漢人去古不遠以小序為孔子作當有
所淵源傳來不然則小序無作者名如何指定為
孔子乎漢以降至唐代千有餘年歷代名儒無不
皆信小序者小序果庸妄則千年間儒者皆無學
信庸妄物乎間指為庸妄余未見庸妄大聲嚇人
也抑信妄庸物者庸妄人也歷代名儒皆庸妄而

獨闕不庸安歟不通之甚也漢史遷以來至宋程子皆以小序為孔子作以此屬孔子於道德於經義有何礙欲強排之乎宋林光朝為史官作朱晦庵為經師作畢竟後人臆說無的証不若從歷代相傳確說也蔡仲默云書序安國未嘗以為孔子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殊不知司馬遷先是為孔子序書傳則不昉於劉歆班固也又邨季友曰某曾大父魯卿從朱子學因論小序曾大父曰魯之先君當諱其名乃費誓曰伯禽春秋書秦伯任好卒秦誓乃書秦穆公皆非聖人筆削之例朱

子曰然亦非也禮云臨文不諱君父前臣子名三代質厚序書不必避諱若後世拘拘乎况費誓奉君父命出師何必避之為如秦誓稱呼從時互或援史官言有以為序安以春秋之例施序書也金仁山云漢初太誓有偽况小序抑若太誓偽已明故漢時已黜而不取焉若小序未聞當時有一人疑其偽者蓋非偽作也若以太誓偽又指小序為偽當時書無不可為偽者也陳櫟兒輩學朱子武斷口氣云小序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非孔子所作是不依一據不援一証直

古文尚書卷之五
大言排之而已小序果係孔子作則夫子神靈在
上冥威赫赫若此輩豈得不蒙陰譴乎鄭序取賈
逵別錄所以與孔序異者是又別小序一異本不
足深怪也小序有異本其証顯然者尚書本不止
百篇孔壁中偶藏百篇耳百篇外猶有可誦者墨
子曰周公朝誦書百篇暮誦書百篇故小序亦不
止百篇百篇外又有小序左氏定公四年傳曰祝
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
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
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康誥唐誥三

篇周書本有之今獨康誥存而已大傳之序有揜
誥史記殷本紀有太戊篇孟子之注云逸書舜典
之序歷志引古文月采篇俱不入百篇之目是則
百篇之外尚書猶多則小序亦尚多不止百篇也
許慎說文序云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
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

又云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
議郎衛宏所校皆口授官無其說

附古文尚書寬詞云馬鄭受漆書其所注書篇與今
文同而字畫增損與今文異如今文夏侯之學以克

明德爲克明俊德類馬鄭無是也但馬鄭同受漆書而其注書字畫解義雜見孔氏正義及陸氏釋文者不惟兩家各異即鄭氏一家而正義與釋文載鄭注又異是豈兩家有兩書耶抑一家一書而前後又各異耶抑亦傳述者之過耶予嘗謂書畫難校俗儒多訛錯傳寫便變而好事者又必故爲改造以示新異此各異固大不足輕重無與經學而世復有取字畫以相質難又云或謂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無一字相及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屬說命文然孟子亦有之得非慎所引者孟子耶是今之古

文在當時無其書也予曰若竟無其書則直二十八篇耳何以曰書孔氏耶若別有其書而非今本則必別有所引在今本之外何以又無此也不知此正賈逵漆書之本也東漢和帝時上命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未之應于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爲指歸乃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若干卷是慎所本者正賈逵之學也賈逵學杜林妄以漆書爲孔壁舊本冒稱孔氏古文爲之作訓而慎實祖之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擅名者衛宏也宏學于杜林受漆書古文依林之東海衛子宏能傳之之

言則是宏受漆書較達更親而慎作說文則多取宏說以爲之本慎所祖述一宏一達皆杜林之本雖冒稱孔氏實漆書非壁經也夫馬鄭注尚書猶不能有孔壁舊本慎亦安得而有之但賈馬鄭三人同受林學馬與鄭所注兩家各異已見前說今賈與馬鄭益復大異說文中字並無一字與馬鄭二註相合何以解之

按毛西河以賈達馬鄭傳注本爲漆書閻百詩王西莊等亦同爲漆書然毛以爲漆書別一種古文非孔壁古文閻王等以爲漆書則孔壁古文即與

伏生今文同一種然非梅本孔壁古文皆非也古文則古文今文則今文漆書則漆書各各自別辨詳于上若賈達王肅馬融同注孔壁古文至其文字有異不足疑焉鄭本文字孔氏正義與陸氏釋文所載各有異同出于鄭氏一手而孔陸同時人而所見本異所載文亦異則賈王馬同傳一古文而其注本文字有異同不亦互乎要之毛氏所謂字畫難校俗儒多訛錯傳寫便變而好事者亦必故爲改造以示新異此固大不足輕重無與經學而世復有取字畫以相質難吹毛求疵也不足論

古文尚書卷五 附錄之一
馬許慎說文中字並無一字與馬鄭二註相合者
則如賈王馬注文字不同何足怪也不可以此為
許慎不傳古文之學也

隋書經籍志云孔安國尚書傳十三卷

唐書藝文志云今文尚書十三卷

冊府元龜云孔安國為臨淮太守傳古文尚書十三卷
今字尚書十四卷

按今世所傳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十三卷坊間梓
行乃元龜所謂古文尚書十三卷隋志孔氏尚書
傳及唐志今文尚書十三卷即是也志言今文者

非伏生今文志注云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
文從今文按漢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
今文者楷書古文者隸書也蓋漢魏六朝士風尚
厚學尚淵源故謄寫其授受書不更其體不改其
字一從原本遵奉師傳孔壁古文安國為隸古定
以授弟子弟子守其師傳轉寫至唐不失其舊隋
唐時初從正書繕寫定為一十三卷正書今傳文
字故謂之今文尚書名與伏生今文同而實孔氏
古文尚書也晁公武讀書志曰孔安國以隸古定
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

迄唐行於學官唐明皇改古文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氏釋文猶存一二皇朝呂微仲得古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王應麟曰按國史藝文志唐明皇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摸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馬端臨曰陸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時異宋開寶中令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顏達書今注疏所載者非原本也

古文尚書勤王師卷下終 孫 信錫覆校

謹 咎者趨庭日屢聞尚書古文之義退而與及門諸子講習之疑則又質之於膝下當時猶未能究其旨也文化壬申夏先考屬續之日出尚書古文勤王師三卷付謹曰此藁乃吾宿志所

古文尚書第五節
在也惟丹鉛未加錯誤亦多又
且有未定之說然由此書以思
生平所論則足知其槩略矣捐
舍後諸子欲戮力按定之其誤
字衍文固無別本可證又諸子
所聞之說亦有早晚之同異則

紛紛聚訟遂不知所適從因循
延滯已過一紀矣謹竊憂歷年
之久耗蠹散亡埋沒先志矣於
是與諸子謀之僅訂魚魯以刻
家塾非敢公之於世聊圖存墜
緒於一綫耳乃若文義有所不

改
1824

穩當者猶依其舊不敢妄去就
之恐誤解宏旨以得罪於泉下
矣文政甲申夏五月

男謹誌

河三千書



